

· 张心博 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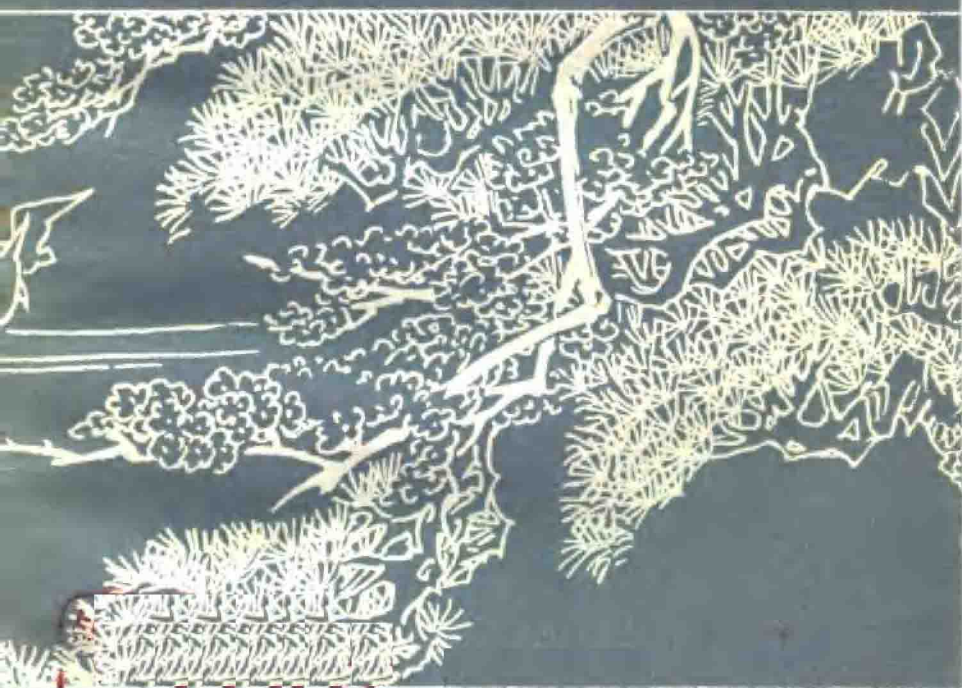
5

灵魂女国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異國女魂

张 心 辉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异 国 女 魂

张 心 辉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博兴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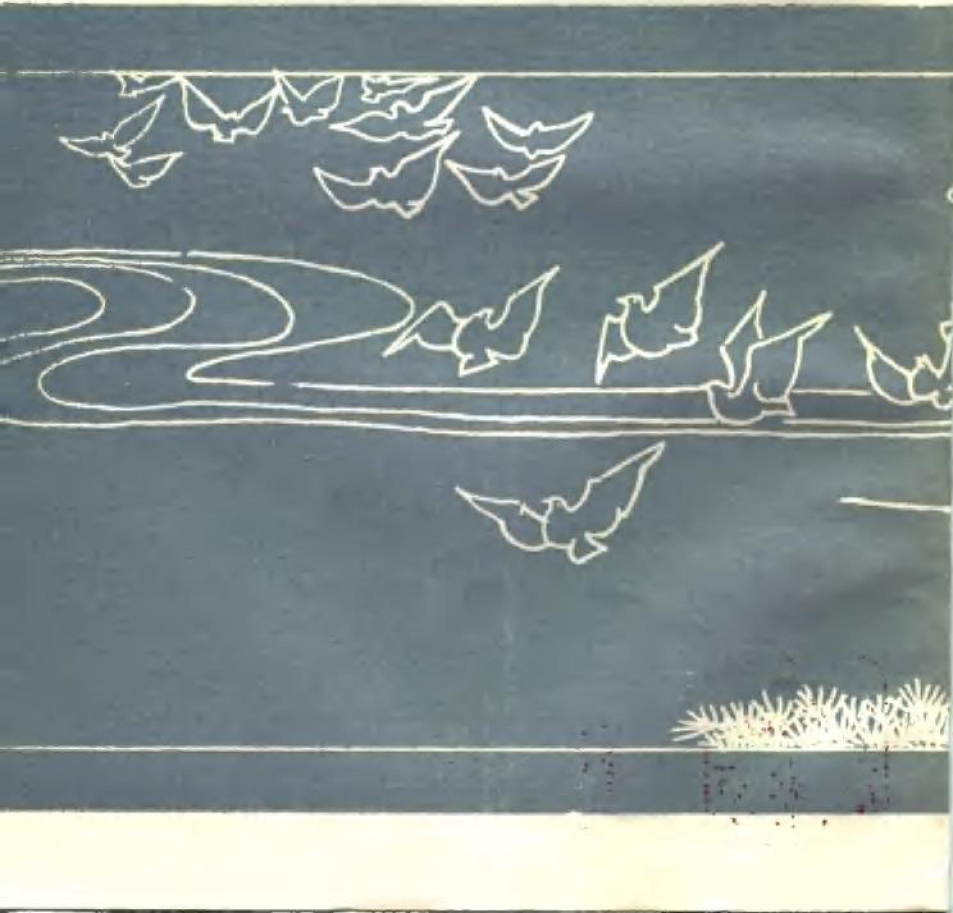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24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

书号10331·197 定价1.85元

一九四二年，我敌工科长岳维从延安学习归来，路上救了一位日本姑娘，名叫谷川美穗。她父亲和恋人被征来到中国后，她也被骗到侵华日军中，充当了军妓。与恋人巧遇后，一起逃跑。路上，恋人被打死，她投水自尽遇救。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，她毅然参加了“日人反战同盟”，与我抗日军民一起，敌穴除奸，虎腹掏心；并用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，使不少官兵醒悟过来，参加了反战同盟。后在战斗中，英勇牺牲。



目 录

第 一 章	河畔奇遇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潇潇风雨秋夜长·····	21
第 三 章	智闯锁蛟桥·····	43
第 四 章	乡音一曲·····	63
第 五 章	万全之策·····	83
第 六 章	喜怒中的奥妙·····	105
第 七 章	阴谋·····	130
第 八 章	突变·····	149
第 九 章	龙尾河风情·····	163
第 十 章	血的启示·····	182
第十一章	勇劫粮车·····	203
第十二章	小田荣佐的新生·····	222
第十三章	竺家的妙诀·····	237
第十四章	秘密·····	250
第十五章	诱敌入杈林·····	267
第十六章	智送报纸·····	284
第十七章	虎腹掏心·····	304
第十八章	谷川美穗啊·····	314

第一章 河畔奇遇

(一)

淅淅沥沥的秋雨，不断溜地下了三天三夜，第四天渐渐变得小了。那霏霏的雨丝，活象一片朦胧的烟雾，遮掩了绵延千里的渤海平原。

连日来，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那失去亲人的哭嚎声，那行进队伍所辗起的蔽天黄尘，那燃烧的村庄所腾起的触天大火，全被这潇潇的秋雨吞噬了。

太阳仍被翻滚的浓云遮蔽着面庞，估摸天近中午时分，章蒲公路边的青纱帐里，缓慢慢、慎翼翼地走着三个披蓑衣的人。走在前面的是个十八、九岁的青年后生，那后生生得俊眉俏眼，鸭蛋似的脸盘白里泛红，透着一股姑娘似的水灵气。他十分机警地闪着眼睛，不时回眸招呼一下落在身后的两个人。那两个人年岁相仿，都是三十多岁。左边的粗犷强悍，紫铜色的宽脸膛上长着一圈毛乍乍的连鬓胡须。他的左肩上扛着一只胀臃臃的大麻包，左臂伸出去，拨拉着密密匝匝的高粱棵子开路。和粗犷的大汉并肩走在右边的那个人，细高的身材，白净的面皮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赛璐珞的宽边近视眼镜。尽管身披蓑衣，打着赤脚，下身沾满了泥浆，却仍不失读书人的那种文文静静的气质。

三个人都机警地、艰难地拨动着双脚，在那无边的绿海

里缓缓地前进。细雨仍在不断线地下着，地上已经蓄起的积水，一洼一洼地隐藏在高粱的密叶下面。

那戴近视眼镜的人走着走着，体力便有些不支，清癯的脸庞上，汗水滚珠似的滴落着，但他依然顽强地仄歪着身子，提着一只二尺见方的大木箱子，咕哧咕哧地拨动着双脚。和他并肩走着的粗犷大汉，歪歪着脑袋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：“岳科长，别逞强啦，还是把箱子给我吧！”说着，一扬粗长的胳膊，“嗖”地一声把对方手中的箱子夺了过去。那个干净麻利劲，活象挟一只轻巧的玩具，半点劲儿不费地就挟到了胳膊窝里。被唤做岳科长的人，名叫岳维，是蒲州军分区的敌工科长，为更好地运用“日人反战同盟”这个组织，瓦解、打击敌人，半年前奉命去延安受训，最近刚经鲁西南转回。见那大汉夺了自己的箱子，先是表现出一副不甘心的样子，后又摘下眼镜慢慢地擦着，不由得长舒一口气说：“啊呀，这场大雨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。”他没等大汉回话，又说，“当然喽，最主要的还是为我们减少了麻烦，你说是吧，老熊？”

粗犷大汉听到这里，忙提起衣袖在湿漉漉的脸庞上抹了抹，说：“其实呀，你是包着脑袋撞棉花，小心得有点过火。一连下了这多天的雨，连地老鼠都封窝了，那鬼子汉奸保准不会出洞。当时，若依了我，咱们不钻这高粱棵子走大道，就不会遭这份洋罪啦！”

岳维微微地摇了摇头：“不能麻痹大意，现在我们是通过敌占区，要尽可能地避免同敌人遭遇。”他说话的语调虽然仍象平常那样缓慢，却十分坚定和严肃。

粗犷大汉没顾及这点，相反，那围包在短胡须里面的两

片厚嘴唇咧了咧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就是撞上鬼子汉奸又能怎的，我熊大个凭腰间的两条匣子枪，三二十个敌人还不在于话下。”

岳维皱了皱疏淡的长眉：“老熊，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同敌人干一仗，而是要把延安的革命火种，撒到日本兵心上；要把咱肩上的手摇铅印机顺利地带到根据地去。”岳维见对方不吱声，又说，“你知道吗，那些日本兵也是被迫来到中国的，他们受的危害也不小啊！再说咱们那《战斗报》社的同志们，多么盼望早一天用上这铅印机呢！”

粗犷大汉听到这里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从泥泞中拔出一只脚来，狠狠地甩了甩：“岳科长，我真不明白，眼下敌人扫荡得这么凶，见了中国人就象饿狼见了羊羔一样。可区党委为啥那样重视《战斗报》，为啥净在‘日人反战同盟’上下工夫？你们敌工科的那班伙计，为啥对搞这些格外起劲？莫非那些矮个子日本兵不是恶狼，他们见了《战斗报》害怕，听了菩萨经文也会不吃人吗？”

岳维听了大汉的一通牢骚，疏淡的长眉轻轻地皱了皱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老熊，《战斗报》是区党委的机关报，上面不光转载延安党中央的声音，还转载《大众日报》论述抗战形势的文章，当然，也有区党委负责同志的讲话。这些，对革命群众是宝贵的精神食粮、抗日火种；对日寇汉奸却是分化剂、重型炮弹、连发的机关炮啊！再说那些日本人，包括那些到咱们国土上来烧杀戮掠的日本军人，也不都是恶狼。只要我们的对敌宣传工作做好了，有些日本人，是会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。”

“什么？那些日本强盗会同情我们！”粗犷大汉听到这

里，猛地停住脚，圆睁双眼盯着岳维说：“莫非这几年你到世外的逍遥阁上去了？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事儿，你全没看见，全不知道！”说着，他那身子往前逼了逼，扬着两道粗粗的扫帚眉忿忿地说：“上个月，日寇血洗了小陈庄，庄上没来得及躲避的老百姓，上起白发老人，下至不满周岁的小孩，没有一个活下来的。我去帮助收过尸，那景象可真够惨哪！被杀的共有二百六十七口，躺了满满荡荡的一场院，血象小河一样漫着街面淌……”他说着，那鼓得圆圆的眼睛慢慢变红了，有一股灼人的锋芒，直往岳维脸上刺。

岳维听着，那心顿觉针扎刀剐般的痛，但他没有躲避粗犷大汉那尖厉的目光，坦然地眨巴着眼睛同他对视着，等对方把话说完，才又平缓地叫着大汉的名字说：“熊世忠同志，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。侵华的日军何止制造了一个小陈庄惨案！自芦沟桥事变发生后，短短几年间，被他们杀害的中国人，怕不下几百万了！单在攻陷南京时，被这帮野兽屠杀的和平居民就有二十多万！不过，这血债要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身上。战争是他们挑起的，广大的日本士兵，是被逼走上战场的。”见熊世忠那粗楞楞的眉毛一乍一乍的，又象要发火，便越加沉着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我说这话你也许是听了不顺耳，过去我也象你一样，一提起日本兵就切齿痛恨。你知道，我的双亲，我的妻子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。从感情上说，我对日本人不恨吗？”

熊世忠厚厚的嘴唇“巴嘣”了一下，忙问：“这么说，你对鬼子也有血海深仇啦？”岳维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这次去延安，亲眼目睹了一些事实，我那狭隘的复仇思想，已有了一些转变。目前在延安，已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总

部。一些被俘的日本士兵，经过我们耐心地启发教育后，他们纷纷加入了反战同盟组织，有的人还参加了八路军、共产党，同咱们一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力量啊！”

熊世忠惊愕地眨了眨眼睛：“那些受武士道教育的日本兵会这样？”

“怎么，你不信？”岳维轻轻地笑笑：“咱这蒲州根据地不久也会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。也会有许多觉醒的日本兄弟，同我们并肩作战，打击日寇侵略者！”

熊世忠撇了撇嘴，把个沾满水珠的脑袋使劲地摇了摇，刚要顶撞什么，那走在前面的年轻后生，忽然折回身来兴冲冲地报告说：“岳科长，青纱帐走完了，前面就是溜脉河大堤。我侦察了一下，没有异常的情况，咱们是不是现在就登堤过河？”

“噢！”岳维脸上露出欢悦的笑意：“这么说咱们行军的速度还不慢呢，原计划天黑到达溜脉河渡口，现在却赶到了。老熊，有话咱以后再扯，现在先休息一会吧！”说着，他帮熊世忠卸下肩上的箱子和麻袋包。随后，绞绞两根湿漉漉的裤管，便走到青纱帐的边缘，向横在前面的溜脉河西来东去的大堤瞭望起来。

在朦朦胧胧的雨烟中，那大堤苍茫雄浑，宛如一架翠绿色的冈峦伏卧在平原上。大堤南面，那只有一箭之遥的一片开阔地，杂生着密密麻麻的苇草柳荆。

岳维观察了一会，慢慢返回原处，以商量的口吻说道：“大堤上很平静，似乎没有什么情况。不过，这里离章店、邹村很近，大堤上时常有鬼子的流动哨兵，我们还是不能麻痹大意。我看这样：朱小虎同志留在这里，守护咱们的印刷

器材，我和熊世忠同志到大堤上看看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”

岳维和熊世忠登上溜脉河大堤，那宽阔的河面横现在眼前。因为连日降雨，河水陡然上涨，湍急的水流就象一匹疯狂不羁的野马，在两堵高堤间的宽阔河槽里咆哮着，翻滚着，发出一阵阵惊心动魄的巨大吼声。河上河下，烟雨茫茫，偶尔有一两根朽木在浪峰波谷间一闪，便眨眼泛流而下，不见一只渡船的影子。

熊世忠看到这种情况，脸色胀紫，连鬓胡髭颤抖几下，就咬牙切齿地骂起来：“这伙该杀的东洋王八蛋，为了封锁咱们根据地，把沿河的船只也给毁光了！看来，咱们只有凫水过河了。”

岳维摇摇头说：“水太大，我们又带着机器，凫水渡河怕不行。咱们还是先隐蔽一下吧。天黑以后，分区会派人来接应的。”

“联系过吗？”

“没联系，怎么能派你来接应我呢！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两声“砰砰”的枪声。

熊世忠一惊，“唰啦”从腰间抽出两支大肚匣枪，粗卤地骂道：“奶奶，咱们被狗日的发现了，看我揍他们一家伙！”说着，飞步往响枪的方向跑。岳维急忙赶上几步，拽着他的衣袖，硬把他拽下河堤，拉进一片柳条丛里：“别莽撞，老熊，咱们行动得很隐秘，敌人不一定能发现，或许有别的情况，稳住神，看一看再说。”说罢，他就分开密密麻麻的苇草柳荆，眯细着眼睛向响枪的方向瞭望起来。

枪声在公路上又响起来，并且越来越密集了。透过茫茫

的雨雾，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一伙人在奔跑，而且是冲他们藏身处的大堤跑来。

距离在迅速地缩短着，三百米、二百米……看清了，奔跑的那伙人，头上戴着猪耳朵帽子，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，完全可以判定，他们是一伙日本兵。

这时，岳维也有点紧张了，他撩起蓑衣，从腰间掏出一支“楠督式”手枪，瞄准了路口，以防不测的事情发生。

熊世忠早急得手心发痒了，见岳维亮出枪来，忙把自己的大肚匣枪一扬，就要开火。

岳维做了个制止的手势，低声喝道：“别动！看清了没有，除去后面的那十几个鬼子以外，前面还有两个人。”

“那一定是鬼子派出的尖兵！”熊世忠不假思索地说着，手指仍紧紧地勾着枪机。

“尖兵？不象！”岳维摇了摇头：“你看，跑在前面的那两个人中，有一个是女的。后面的那十几个日本兵好象是在追赶他们。”

经岳维提醒，熊世忠也眯起眼睛仔细看起来。

跑在前面的两个人中，确实有一个是女的。那女人仿佛已累得精疲力竭，跑起来踉踉跄跄、歪歪趔趄，眼看就要栽倒。和她并肩奔跑的那个日本兵急了，猛地双手搀扶着她，唧哩哇啦地喊道：“哈呀库依克依，啊布那依照！”

那女人依扶着那个日本兵稍稍地喘息了一下，便又挣扎着向前跑起来。那个日本兵目送她跑走后，忙折回身，把上着枪刺的“三八”大盖子一抖，对准后面追上来的十几个日本兵，摆出了格斗的架势。

正在后面盯着屁股穷追猛赶的那伙日本兵，一看这势

头，登时放慢了脚步，都把上了刺刀的“三八”大盖枪平端起来，橐橐地迈着丁字步，逼到对面的那个日本兵近前。那个日本兵虚晃枪托，飞速转身，速速地跑了起来。眨眼的工夫追上了跑在前面的那个女人。两个互相搀扶着、佯傍着要爬上溜脉河大堤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得“嘎——勾”“嘎——勾”几声枪响，尾随追赶的那伙日本兵，一齐对准大堤开起枪来。

刚攀上大堤半坡的那个日本兵身子一晃，“扑通”跌到地上。很显然，他是中弹了，相互搀扶的那个女人一见，哇地叫了一声，慌忙扑到他身上，失声地叫着：“铃木三郎，铃木三郎——”

隐蔽在柳丛中的熊世忠，虽听不清说的什么，但眼前的情景却把他惊呆了，愣愣地瞪着一双铜铃儿大小的眼睛，望着岳维问道：“怎么搞的，日本兵自个冲自个干起来了。”

岳维没应声，宽边赛璐珞眼镜下面那一双眼睛，仍是眨也不眨地看着倒在堤坡上的那个日本兵。他发现：那个日本兵好象是腿部负了伤，随他一块逃跑的那个女人正在撕扯着自己身上的衣衫，为他包扎伤口。追到堤下的那伙日本兵，这时拉成了一个半圆形，唧哩哇啦地怪叫着，往前围拢。

受伤的那个日本兵见此阵势，猛地翻身挺起，把给他包扎伤口的女人用力向身后一推，唧哩哇啦地叫喊：“谷川美穗，我心上的人，快跑，快跑，我掩护你！”那女人似有些恋恋不舍，一把抱住受伤日本兵的胳膊，悲凄地哭叫着：

“铃木三郎，我的亲人，要死咱们一块死。”那个受伤的日本兵一时急了，用力一抡胳膊，把那个女人抡了个趔趄，咆

哮似地喊道：“不要管我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”说着，又从上衣口袋里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硬本本塞给她：“我的爱，我的恨，都留在这本子上了。”那女人扑通一声，跪倒在地，颤抖着双手接过了本子，哇哇地哭嚎着：“铃木，铃木，今生我们做不了夫妻，到阴曹里我也要等着你！”

这时候，已经有两个行动敏捷的日本兵逼到了近前，并齐唰唰地伸出两把雪亮的刺刀，抵到了那受伤日本兵的胸前。那个受伤的日本兵毫无惧色，呀呀两声大叫，把“三八”大枪一拐一拨，“噼”“啪”两声，就把两把逼到胸前的刺刀拨了出去。跟着一个防左斜刺，便把左面的那个日本兵给挑翻了。右面的那个日本兵见此情景，“哇呀”一声怪叫，一个前进直刺，通地一刀刺进了那个被称做铃木三郎的小肚子。这个被刺的日本兵惨叫一声，鲜血便顺着刺刀上的血线流了出来，他再也无力举枪，只是痛楚地扭动着身子，转回头，用嘶哑的嗓音呼唤着：“谷川美穗，心上的人，心上的人哟——”

那被唤做谷川美穗的女人，这时已经跑上堤顶，听到这揪心扯胆的呼唤声后，禁不住连声喊道：“铃木三郎，铃木三郎等着我，等着我，咱们结伴到上帝那儿去！”她悲凄地呻唤着，双袖往脸上一蒙，一个跟头栽进了波涌浪翻的溜脉河浊流当中……

那伙追赶他们的日本兵冲上河堤，胡乱地向河水中开了一阵枪，随后便抬起在格斗中身死的两具尸体，垂头丧气地返了回去。

隐蔽在柳丛中的岳维，见日本兵已经走远了，忙对身边的熊世忠说道：“老熊，快，快下水救那个女人……”

(二)

熊世忠费尽吃奶的力气，才从水里救起那个女人。这是一个标准的日本女郎，身穿蝉翼似的紫云纱女式和服，腰佩藕荷色锦纶丝布坎，足穿一双羽毛白丝袜，左脚の木屐已经丢掉，右脚の木屐松松地挂在脚趾上。因为溺水时间太长，已经昏死了过去。她的青丝般的黑发，散乱地披在肩上，卵圆形的脸蛋变成了紫酱一般的颜色，两撇柳叶儿弯眉低低地垂着，松合的眼睑上覆着一排微弯的长睫。可以想象，溺水的女人准是一个倾倒六宫的东洋美女。

熊世忠看罢她的这身装束以后，深深地懊恼不已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早知是一个东洋料儿，龟孙才下水救她呢！我看，还是趁早儿打发她回老家吧！”说着，拉起她的一条腿就要往河里扔。岳维见此，忙低声喝斥：“不许胡来，这个女人的来历恐怕不同一般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救活她，或许——”

熊世忠虽说心里有一万个不痛快，听见岳维这样吩咐，也不好违拗，便把那女人一抱，赌气似地打断他的话，闷闷地问道：“放哪儿？”

“扛到肩膀上，在这树林子里转游一圈！”岳维严肃地吩咐说。

“扛到肩膀上？”熊世忠迷茫地张大了眼睛。

“嗯！”岳维点了点头，“看她的脸色，保准肚子里灌的水太多了。抢救的第一着，就是先把水倒出来！”

熊世忠不再说话，他轻轻地一晃两只胳膊，便把那女人

扛到了肩膀上，继之又象一头力大无比的骆驼那样一哈一哈地拉着步子，在林子里转游起来。

那东洋女郎经过一番颠簸震动，腹腔中的积水顿象几道泉眼似的从她的口鼻里涌出，哗啦哗啦地流到地上。渐渐地，她那紫酱色的脸上开始透出一丝丝红润，喉管里也隐隐地发出一阵阵响动。

岳维知道她已经开始苏醒，忙脱下自己的蓑衣铺到地上，然后同熊世忠一起，把那女郎轻轻地放在上面躺着。他蹲在女郎身旁，解开箍在她腰间的锦纶丝腰坎，等把那腰坎拉下时，忽见有一本红封面的硬皮本落在地上。岳维随手拣起，小心翼翼地揣进腰里，便动手给那女郎做人工呼吸。几番舒臂扩胸以后，女郎痛苦地呻吟一声，终于缓过气来。她象睡久初醒似的睁开眼睛，呓语般地喃喃着：“铃木三郎……铃木三郎……”

“铃木三郎？”岳维心头一怔。因为他在延安学习时，听那里日人反战同盟总部的一位叫谷川少雄的说，他的女儿谷川美穗，被日本当局骗来中国当了随军妓女，现在不知在哪里。还说，谷川美穗来信告诉他，说在大分县娱乐会社歌舞队时，结识了一位男朋友叫铃木三郎，现在也被征来了中国，听说就住在山东。据反战同盟延安总部掌握的情况看，这个铃木三郎反战情绪很强烈，他曾想自杀，但为了找谷川美穗，为了将来，没有死。离延安的前天晚上，谷川少雄还分别给谷川美穗和铃木三郎写了信，说只要打听到他们的住处，把信交去，他们就会反戈一击，参加当地的日人反战同盟。可这位日本女郎是不是谷川美穗呢？她喊叫的“铃木三郎”，是不是收信的那位铃木三郎呢？

想到这里，岳维使用温和的口气（用日语）问：“小姐，你醒醒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救你来啦！”

那女郎听得说，浑身猛地一悸楞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惊惶地打望着面前的岳维和熊世忠。突然，她哇哇地用日语哭叫起来：“你们不要救我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，我要死在这长长的水流里，我要去追赶铃木三郎！”

熊世忠拿手碰了碰岳维：“她唧哩哇啦地胡说些啥？”

岳维悄悄地告诉他：“她说，你们不要救我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，我要死在这长长的水流里，我要去追赶铃木三郎！”

熊世忠把眼一瞪：“狗娘养的，不知好歹的臭娘们！”

岳维摆了摆手：“不许胡说。”转身又望着那女郎，恳切地用日语说：“不要多心，小姐。坏蛋打死了你心上的人，我们很同情你的苦衷。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应当是仇敌，而应当是朋友。”

那抽抽噎噎啼哭的日本女郎，想不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这个中国人，竟能用流利的日语说出这么一番话来。她止住了哭泣，惊奇地瞪着一双泪眼，恐惶地打量着岳维，显出百思不解的神情。看着看着，目光又骤然暗淡下来，哽咽着说：“唉，命运，苦难的命运，在日本人手里，我被玩弄，被欺骗，被侮辱。现在，落到了你们中国人的手里，不杀死我，也是为了玩弄我，欺骗我。咳，在这个混浊的世界上，想不到人连死的权利都会被剥夺……你们…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反正我……我是一个被骗来中国的日本女人……一个受尽侮辱……而又不能摆脱的人……”说完，她乏力地合上眼睛，扑闪扑闪跳动的眼睫下沁出两颗晶亮的泪珠。